

加入 136 部队的华人特工

在二战东南亚战场,有一支包含诸多华人的特殊队伍——136 部队。他们是盟军的精英特遣队,以自身的文化及肤色优势深入东南亚战场,在敌后收集情报,组织抗日游击战,痛击日本侵略者。

招募加拿大华人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本侵略者迅速侵占东南亚大片土地,这些区域中很多是英国、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。新战场的开辟令同盟国应接不暇,为争取战争主动权,英国急于组织一支特殊部队深入敌后。

据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记载,英国特别行动处(SOE)二战早期在欧洲战场安插了不少特工,破坏了纳粹德国的很多军事设施,捣毁了其多条补给线,英国试图将这一模式复刻到东南亚。然而,在亚洲搞敌后渗透的难度远高于欧洲——除了区域较大、地形复杂外,最棘手的问题是肤色问题,毕竟英国之前培训的特工多为白人,这样的相貌在亚洲过于突出,更不用说被殖民的东南亚人对白人怀有天然的敌意,很难开展工作。

这样的背景下,原本在加

拿大备受排挤的华人群体受到了招募者的重视。他们的优势在这次招募中被看到——不仅能说英语,大多数还会说广东话,在东南亚地区能联系“老乡”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对日军的侵华暴行无比愤慨,各方面条件都非常适合密派。于是,SOE 陆续招募了大约 150 名加拿大华人,让他们加入了该机构驻远东地区的分支——136 部队。

“被抓到必须服毒”

有别于常规军事单位,136 部队的任务范畴既包括谍报活动,也涉及特种作战,应征入伍的成员要接受长达数月的严格训练,不仅要适应丛林行军、学会野外生存,还要学习跟踪、暗杀、爆破、跳伞、负重潜泳等技能。有些成员还要专门学习操作无线电台收集情报,甚至口译。

对 136 部队的行动性质和特征,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用一句话概括:“深入敌后,从

林求存,小队作战,孤立无援。”他们的任务包括侦察、营救、联络与培养地方抗日武装,破坏军事目标与其补给线等。由于是敌后作战,这些队员的身份特殊,一旦被日军俘虏,必然面临酷刑甚至处决。因此,队员身上往往备有剧毒的氰化物药丸。一名 136 部队老兵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:“我们不能为敌人留下活口,被抓到的话必须服毒。”

东南亚的原始丛林不仅酷热潮湿,更有蛇虫野兽出没,部队成员很容易患上疟疾等疾病。丛林中的猴子尤为难缠,它们经常抢夺士兵们的食物与补给品。1945 年,这支部队将 4 名华人队员空投到婆罗洲岛西北部,要求他们联络当地原住民,并组织起游击队抵抗日军。据队员路易·金回忆,当时他们与部族中的赏金猎人并肩作战,队员们日常捕猎鳄鱼和野猪为食。

太平洋战争期间,136 部



▲136 部队成员

队的足迹遍布马来西亚、缅甸、泰国等国家的多个地区。在缅甸开展的一系列行动中,一场作战任务往往会持续数周。1944 年夏季日军在印缅交界地带的科希马战役中败北,败军“化整为零”遁入丛林。为防止溃军集结再次发起攻势,136 部队组织当地战士一路追踪,一边记录逃兵方位,一边剿灭落单的日军小股部队,摧毁他们的补给。

1945 年 8 月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但日军在东南亚多地仍留有残部,不少亡命徒无法接受投降的事实,经常制造混乱。136 部队在战后维稳、受降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,有效遏制了日军的报复性屠杀行为。

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4.25 刘皓然/文)

“小公鸡”斗败美国政府

1929 年,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,人们甚至给了这个时期一个专门名词:“大萧条”。

1932 年,富兰克林·罗斯福当选总统。他一上台就雷厉风行地颁布了多项措施,力图缓解经济危机。这些措施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但是另一方面,也因对经济干预过多引起社会的不满。其最重要的法令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就是因为对经济干预过多而招致了广泛的诟病。1935 年,一只不服气的“小公鸡”就对它提出了挑战。

当时,在纽约州有一家舍希特尔家禽公司,经营该公司的兄弟三人马丁、艾利克斯、亚伦,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。他们的产品质优价廉,购买者络绎不绝。

一天,几个不速之客来到舍希特尔家禽公司,声称他们是联邦政府的官员,要对公司进行检查。兄弟三人连忙迎接,小心翼翼地陪同。此后,这些人就经常前来检查,兄弟三人每次都笑脸相迎,同时对自己公司的状况信心满满。

因为他们是按照犹太教严苛的教规进行家禽加工的,这也是他们公司生意兴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可是有一天,兄弟三人发现这些趾高气扬的检查员对顾客非常不礼貌。有个顾客对他们的行为颇有微词,其中一个官员竟然很不客气地说:“我们是奉命行事,你要是看不惯就赶紧走人。”视顾客为上帝的兄弟三人很气愤,于是想方设法不让这些联邦政府官员进公司调查。但是不久,他们被一纸传票传唤到了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。联邦官员声称,按照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,他们的公司涉嫌违法经营。在今天看起来,起诉的理由有些好笑,主要有以下几项:

一是该公司出售的家禽定价过低,属于不正当竞争。对此,兄弟三人解释说如果按照政府规定去定价,他们就得关门了。

二是该公司的经营者工资水平太低,违反了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。三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:自己家的公司,有钱就任性发,没钱就不发。不

过,他们还是解释说,作为一个家族企业,在正常纳税的情况下,没必要再搞一个什么最低工资协定,作为自家成员,谁会在乎这个?

三是该公司允许客户挑选家禽,违反了政府规定的标准流程,同时还会造成客户之间的不公。兄弟三人认为为客户挑选家禽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,会建立彼此的信任。如果按照政府的所谓标准流程行事,一定会影响到公司与客户的关系。

最后一项罪名更是让兄弟三人忍无可忍:公司出售病鸡。按照犹太教教规,是决不允许贩卖死鸡病鸡的。如果接受这个罪名,那就意味着他们家族成了犹太教名誉的破坏者。于是他们决定上诉。

很快,舍希特尔家禽公司在州一级法院胜诉了。

这下,轮到联邦政府叫苦了:如果连这些鸡都管不了,谁还会听我的。最终,互不服气的双方将这场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。后来这个关于怎么杀鸡、卖鸡的案子被写入了美国宪政史。

在法庭上,联邦政府认为,国家目前处于危机时期,政府颁布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的目的是防止恶性竞争,维护经济稳定。舍希特尔家禽公司的辩护人则认为,按照宪法规定,联邦政府只能管辖州际贸易,而就本案而言,舍希特尔家禽公司的业务明显是州内贸易,联邦政府无权管辖,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涉嫌违宪。

在谈到该公司“违反标准流程”这个罪名时,法庭出现了“笑场”。辩护律师说,按照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的规定,顾客在买鸡之时,应该把手放在货架上,第一次碰到的那只是他必须买的那一只。这时一位大法官提问:“如果我的手碰巧放到了没有鸡的货架上该怎么办?”据法庭记载,此言一出,下面立刻哄堂大笑。

最后,法庭进行合议。在这个案件上,九名大法官意见出奇一致,他们以 9:0 的结果裁定:《国家工业复兴法》违宪。这样,根据这一法令制定的许多部门法规立即失效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4.25 李方恩/文)

美政府打压哈佛大学背后

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并要求在籍外国学生转学,尽管这一禁令在 5 月 24 日被一名联邦法官暂时叫停,但数千名国际学生仍处在不确定的状态,美国教育界对此发出“形势严峻”的警告。

据法新社 5 月 25 日报道,特朗普在“真实社交”平台上发帖称:“为什么哈佛大学不承认其近 31% 的学生来自外国? 这些国家,其中一些对美国并不友好,既不为其学生的教育支

付分文,也从未打算这么做。”综合路透社、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等媒体 5 月 25 日报道,美国政府发布禁令时正值暑假,部分学生担忧离境后无法顺利返美,被迫中断出行计划,这影响了他们的实习前景。

据 CNN 报道,一些国际学生表示,已有转学计划,尤其是转去海外其他学校。政府的禁令不仅影响国际学生本人,还涉及他们的配偶、孩子、工作状态、租金、住房,“一切都受影响”。

“反犹”是美国政府此次对哈佛大学实施“制裁”的理由之一。然而,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博士后研究员对 CNN 表示,她感觉犹太学生正被政府“当作棋子使用”,政府发起一场“远超哈佛”的学术战役,打压那些“不总是与他们观点一致的思想”,而不是“真正关心犹太学生、以色列学生的安全”。

“如果哈佛大学都遭此打击,其他学校是否也岌岌可危?”美国《纽约时报》5 月 24

日报道称,许多大学的管理层担心,政府可能同样会以国际招生为筹码向其他高校施压,要求其做出改变。“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。”麻省理工学院(MIT)校长科恩布鲁斯在给全校的信中写道。夏威夷大学校长亨塞尔表示,政府的决定“在整个高等教育界引发强烈震荡”。

“这意味着美国在吸引学术人才方面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寒冬。”

(摘自《环球时报》)

“买方垄断”搞鬼,日本“米荒”还在持续



今年以来,日本国内大米价格不断上涨,连创新高。5 月 23 日,日本总务省公布 4 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,其中大米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98.4%,创下自 1971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。日媒评论称,在 2025 年,日本大米堪比“吃不起的黄金”。

长期以来,日本政府一直声称日本大米能够自给自足,那么眼下这场“米荒危机”为何会发生?“米荒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?

日本经济学家、前财务省官员高桥洋一认为:为什么会

出现“米荒”呢? 其实很简单,就是“减产政策”搞的鬼,一直在减少供给。一旦需求增加,价格就涨上去了。也就是说,“减产政策”的本质就是默许价格上涨。

“减产政策”开始于 1971 年,由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批准,日本农林水产省制订,农协负责执行。通过发放补贴限制水稻种植面积,鼓励农民转种其他作物或直接休耕,此后该政策持续近 50 年。

“减产政策”名义上是要预防水稻生产过剩,防止米价暴跌,但现实结果却是人为控制市场供应,成为利益团体结盟牟利的手段。

今年 3 月以来,日本政府分四次累计投放了总计 41 万吨储备米,这也是日本自 1995 年建立储备米制度以来,首次为确保大米流通量动用储备

米。如果这些被释放的储备米全部进入日本市场,应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“米荒”问题。

然而,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 5 月 20 日公布的数据,截至 4 月末,真正流入日本零售市场的应急储备米仅有 7%。那么,日本政府投放的几十万吨大米到底去了哪里呢? 据日本全国新闻网报道,日本农协通过竞标收购了其中 95% 的储备米,仅 3 月和 4 月两次投放,农协就囤积了约 20 万吨大米。

高桥洋一说:释放储备米,结果 95% 都被日本农协买走了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,这就是经济学上的“买方垄断”。95% 的份额都集中在日本农协手上,他们当然能随意定价,这完全是一场闹剧。几十年来,农协通过“低买高卖”,垄断了日本约 90% 的大米交易量。

(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5.26 讯)

“钻石之国”穷总统

以足球闻名全球的乌拉圭,还是名副其实的“钻石之国”。2024 年,乌拉圭人均 GDP 高达 34440 美元(约 24.8 万元人民币),位居拉美第二。然而,在这片沃土之上,竟然诞生了一位全球最穷的总统——何塞·穆希卡。这位最穷总统于 5 月 13 日去世,享年 90 岁。

穆希卡在 2010 至 2015 年担任总统期间,乌拉圭国民生产总值迅速上升,经济也变得十分繁荣。比起人均收入过万的国民,他每月只领 1100 美金薪俸,和第一夫人挤在郊区的破板房中清贫度日。

1935 年,穆希卡出生于首都蒙得维的亚附近的一座小

镇,在那里度过了还算幸福的童年。长大后,他曾在花店、面包店打过工。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,贫乏的物质生活,没有消磨他的意志,反令他更悲悯贫苦人民的生活。

1973 年,乌拉圭发生政变,国家进入独裁统治时期。穆希卡和同伴纳托、陆索三人被秘密带走,关进了高级监禁牢房,从此进入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。出狱后,穆希卡投身政坛,2010 年 3 月,穆希卡走上就职总统的演说台,74 岁的他带领乌拉圭掀开新篇章。穆希卡上台后,最先做的事就是提高民众福利。当国民都过上好日子后,他又着力发展

教育、环保、公共安全建设。仅仅 5 年,原本灰暗疲惫的乌拉圭就呈现出昂扬的态势。比起乌拉圭举国上下的繁荣,穆希卡的生活却越过越简陋。他每月有 1.1 万美元的总统薪俸,却坚持把 90% 捐给穷人。这样一来,穆希卡每月只留 1100 美元生活费,跟收入过万的普通国民相比,他的生活简朴至极。此外,穆希卡不住豪华的府邸,而是和第一夫人坚守在郊区的农场。

2014 年,据乌拉圭政府数据显示,穆希卡全部身家只有 32.3 万美元,直到 79 岁卸任,仍旧无存款,无房产。

(据最华人微信公众号)

仅仅『美国制造』能在美国活下去吗

去年夏天,日本记者国枝董专程赴美采访美国大选,借此机会走访了美国多地。在美国,仅凭“美国制造”能否活得下去? 为此我在得州开启了一场社会实验。

为了省钱,在美国的这段日子我都是自己做饭。在超市选购食材之际,我特意确认了它们的产地。早餐需要的燕麦片、香蕉和咖啡豆分别来自俄勒冈州、哥斯达黎加和南美。如果拘泥于原产地为美国,那咖啡就不得喝了。

大米产自加州,牛奶和奶酪是得州本地所产,盒装沙拉和牛肉来自阿肯色州,猪肉和鸡肉虽然不知具体产地,但明确标注为“美国产”。

水产品就不太好办了。三文鱼是智利进口,冻虾来自印度和阿根廷,罗非鱼产自巴西。

再看食品以外的东西。环顾店内,服装都是从中国、印尼、孟加拉国、越南进口的。美国制造的 T 恤衫只有一种。咖啡杯标价 1.99 美元一只,不用说还是中国制造。我现在租住的房子里所有餐厨用具均为中国制造。据路透社报道,2023 年 1 月至 8 月,沃尔玛出售的商品中六成是从中国进口。

不少人认为没有价格便宜的“中国制造”,明天的日子很难活下去。

之后我又去了一家销售牛仔靴和马具的专卖店。想象中这里的“美国制造”占比应该更高,结果店员告诉我只有 30% 左右。

很明显,美国人仅凭“美国制造”根本活不下去。

(摘自《参考消息》)